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影
第二十三回 告親老賈璉辭差 謁慈幃榮公罷相

話說怡紅院這一天喜事重重，合家歡樂。王夫人回到上房，便將兩件親事都告訴老爺。賈相笑道：「我也慌唐極了，不知姪兒幾歲了？」王夫人說：「和芝兒同歲。」周姨娘笑道：「不但同歲，還是同月、同日、同時。」賈相道：「有這樣巧事？」王夫人說：「倒是仙保比琴兒大兩歲。」周姨娘笑道：「妻大兩，黃金長。」玉釧說：「明日到璉二爺屋裡撿金子去。」說的老夫妻都笑了。按下上房。且說寶釵回到房中，見寶玉正和襲人等說話。見寶釵進來，說：「今日怡紅院好熱鬧。」寶釵道：「豈止熱鬧，喜事重重，定了兩個媳婦。」寶玉問：「都是誰家？」寶釵道：「芝兒定了掌珠姑娘，琴兒定了仙保姑娘。」寶玉聽了十分歡喜，說：「我要作公公了。」又問：「誰的主意？」寶釵說：「老爺叫太太托媽媽作媒；那門親事是璉二嫂托咱們親家母的。」把個寶玉樂了個事不有餘。襲人說：「我們先給爺、奶奶道喜。」於是三人一同請安道喜。寶玉道：「怪不得前日在園子裡，老爺瞧見姪兒很誇，就把自己常帶的那塊麒麟佩摘下來給他帶上。」

真也巧，他母親有金麒麟，他就把玉麒麟。」麝月說：「還提金麒麟呢，那一年為那個鬧了個翻江攪海。」寶玉就問：「怎麼了？」寶釵瞅了他一眼，襲人會意，接著說：「為雲姑娘丟了麒麟，大觀園沒處不找，倒怎麼不是翻江攪海呢？」幾句也就混過去了，一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早飯後，尤氏來請看玉蘭。王夫人說：「說過去就是了，你又多禮，親身來請。」尤氏又問二位親家太太，便又到園子裡請了一回，仍到上房吃了點心。王夫人說：「你家去張羅去罷，今日不留你吃飯。」尤氏答應了，又問玉釧：「太太明日吃齋不吃齋？」玉釧說：「明日不吃齋，後日才是吃素的日子呢。」於是尤氏自回東府去了。次日，榮國府上下有幾十輛車往寧國府來，進了府門往東，又進一座門，走了半箭多路，向東一座穿堂門。下了車，早有許多僕婦迎接。進了穿堂門，向南垂花門進去，是五間大過廳、東西廂房。穿過過廳，進了三層門，就是尤氏住的七間大上房、東西廂房、抄手游廊。只見尤氏婆媳、偕鸞、佩鳳跟在後邊迎接。進房來，真是珠圍翠繞，不必細說。遞了茶，不多時擺上菜來。自然是山珍海味，美酒佳餚。

吃完飯喝了茶，尤氏就請過去看玉蘭。王夫人說：「到花園好遠的呢。」尤氏說：「不打外頭走，後院西廂房穿過去就是。」於是大家都身往花園去。原來後院西廂房就是花園的東廂房，曲曲折折盡是迴廊，中間一個方塘，水中一座亭子。便從這迴廊上通著個三折的竹橋，北岸上五間花廳，階下大大小小開著有十來棵玉蘭，那一種清香拂人襟袖。都從迴廊上走到庭前，三位太太進房坐下，眾姊妹站住看花。探春抬頭一看，門上是一塊白地綠字匾額，寫著「玉蘭軒」，兩邊一副對聯：

繞座香光焚甲煎，入簾花氣綻辛夷。

香菱走來，笑道：「多有用『丁香』對『卯酒』，你看以『辛』對『甲』卻也恰當。」寶琴說：「親家太太，又批論什麼呢？」只聽王夫人說：「都進來看看牡丹罷！」說著都進來，從後窗玻璃一看，是一面假山。隨著那山的高高低低，栽滿了牡丹。山豁處，望去似乎是座小樓，紅紅白白的開著幾樹花。探春道：

「大嫂子這可真是玉堂富貴了。」坐了一坐，都到各處去逛。王夫人問尤氏：「我記得那年跟了老太太來看菊花，不是這樣。」尤氏說：「那是舊園子有幾處坍塌了，這就是祠堂後身一塊空地使土來著，不想挖出泉來，很旺的水，所以就造了個亭子。」

王夫人說：「這就是了，我說不像那時候的樣兒。」

尤氏笑向三位太太說道：「叫了雙桂堂的兩個唱曲兒的女孩子伺候，可以叫他們來唱罷。」薛、李二位說：「大家談談就好，何必又費事。」尤氏笑道：「他們眾位都逛去了，三位老太太那能那麼走？坐著怪悶的。」說著，就叫女人們帶了兩個女曲兒過來，都請了安。看他們一樣酒花襖褲，厚底鞋，梳著抓髻。王夫人問他們的名字，一個叫桂芳，一個叫桂香，一個十三，一個十二。又進來個中年的，也都請了安。看他們是油黑大亮的一張胖臉，梳著元寶纂，穿件二藍縐綢夾襖，青綢裙子，裙下雙彎自然不小，不必細看。王夫人問：「你姓什麼？」那人陪笑回道：「奴才姓朱。」李太太問：「多少歲了？」

回道：「四十二歲。」薛太太又問：「這孩子們是女兒？是徒弟？」回道：「一個是女兒，一個是姪女。」回完話，就把扇子遞與孩子們，捧上去請點曲兒。此時胡氏用三個琺瑯小碟盛了滴珠兒，擺在三位太太面前，預備打采。早有人在地下鋪了栽絨花氈。老太太點了個「從別後」，薛太太點了個「瘦腰肢」

，王夫人點了個二人合唱的「春色兒嬌」。唱完，要了回霸王鞭，都說實在好。平兒見有女檔子，早就叫人回去取了三份賞來，每人一對翠花、一對荷包、一條繡帕、一把宮扇，共賞二十四兩銀。玉釧拿到王夫人前看過，說：「這是三位老太太賞的。」老朱就領著孩子過來叩謝，說：「老太太們喜歡，打發人傳喚一聲，奴才就來。這府裡常來伺候，老爺、太太待我的恩典很重。我們太太見我來了拉著不叫走，叫我唱。老太太想，奴才這個身段扭起來好不好看？」說的都笑起來。尤氏說：

「老太太不知道，他有個外號兒叫媚豬。」老朱笑道：「太太又泄我的底！」不一時，午酒擺齊。請了眾位過來用點心，那媚豬又領過孩子請安、點曲兒。探春說：「你們歇歇罷，我們還要行酒令兒呢。」那媚豬答應著，領了孩子們退去。玉釧向李執說：「珍大奶奶告訴太太他叫媚豬，想是因他胖。我看他女兒倒像芳官。」李執點點頭，歎了口氣。湘雲問道：「你如此感歎，要作江州司馬呀！」李執說：「那倒不是，我想人的眼力不同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別管那些，倒底是個古人。」香菱問道：「誰是媚豬？」湘雲說：「不用問，回去看《十國春秋》就知道了。」於是大家說笑，不覺已打了五下鐘。三位太太起身，都到水亭上看那水中的朱魚，看了一回，就到尤氏上房用晚飯。直到點燈後才回榮府，不必細說。

次日，自然尤氏過去請道乏。這日賈珍請薛家弟兄、柳湘蓮、馮紫英、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蘭，仍是雙桂堂伺候，午後才到齊，今日的熱鬧比昨日不同。喝著酒，聽著曲兒，豁拳行令，都拿媚豬湊趣兒。只聽柳二爺點了個「無梯樓兒」，窗外的隨手彈起琵琶，桂芳唱道：

無梯樓兒難上下，天上的星斗難夠難拿。畫兒上的馬空有鞍革占，也難騎跨。竹籃兒打水，鏡面上掐花，夢中的人兒，千留萬留也留不下。

別人聽了都不理會，惟有寶玉看見桂芳彷彿芳官，已是顛倒，尋思。又聽了這句「夢中的人兒，千留萬留也留不下」，觸動那年祭花神的事來，眼望著窗戶發怔。賈珍說：「二先生怎麼不喝酒哇？」猛聽這一問，隨機應變答道：「人說玉蘭沒有朝下開的，梅花沒有朝上開的，我竟想不出這個理來。」眾人也信了。媚豬說：「我知道二老爺不愛聽他們唱，愛聽我唱。」說的哄堂大笑。薛蟠笑道：「你當都像你們珍大老爺呢！」賈珍說：「這可該罰。」

正然說笑，見賈蓉滿臉帶笑進來，都見過，就向賈璉說：

「叔叔大喜！」賈璉問：「什麼喜事？」賈蓉說：「叔叔選了稅差了！」賈珍問：「是那裡？聽見誰說？」賈蓉說：「就是二叔同衙門姚鳳山進裡頭遞事，他對我說的。兩個稅差，東邊一個，北邊一個。校比起來，北邊這個，除了官項一年總有七八萬利頭。那一個差些，也有五六萬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你不用信他，姚鳳山倒成了搖晃山了。」

只見媚豬走到賈蓉跟前說：「二老爺放了稅差，求大爺把我薦過去。」賈蓉笑道：「我可不敢管閒事了。」寶玉說：「此刻可以管得。」眾人聽了無不大笑，連賈璉都幾乎噴飯，說：「寶兄弟從不多說話，說出來一句是一句。」大家再笑起來。寧國府這一日親友、弟兄、叔姪、父子相聚。何曾論古談今，不過是詼諧戲謔，毫無進益。直到三更以後方散，各自回家。

且說賈璉回到房中，此刻平兒尚未卸妝，剪燭相待。賈璉坐下，喝了茶，先把今日席上事說了一遍，然後就將賈蓉的話告訴平兒。見他沉吟一會，說道：「這事未必准。」賈璉說：「這是姚鳳山告訴蓉哥的，只怕不假。」平兒問：「如果是真，請問老爺、

太太還是請著同去，還是不去？」賈璉說：「老爺現在病著，未必肯去。你想怎麼樣？」平兒說：「據我說，老爺、太太都是七十多歲的人，二姑奶奶是沒了，除二爺還有誰？」

就是這邊老爺、太太，也是奔七十了。聽趙嬾嬾說，自從老姨太太去世，二太太就領過去撫養，費了多少心，比珠在爺還疼。

後來娶了奶奶，就把家務事交給二位，這是我看見的。並不像姪兒，比兒子還靠的住。再者，發財也是命定，為了幾個錢拋了父母，倘或有個山高水遠的事，那時候你後悔不後悔？」賈蓮聽了平兒這一夕話，不但酒醒，竟出了一身冷汗，不禁滴下淚來說：「早要像你這樣的話，斷不能鬧出那些事來。我明日寫一張告親老的呈子帶著。如果真，就遞上去辭差。你想好不好？」平兒笑道：「要是如此，那才是理，往後來好教兒子。不然，看他大了作了官，把你擲了。」賈璉說：「你看我能行不能行？」說話之間，夜已深了，卸妝安寢。到了次日，賈璉果然叫詹先生寫了張親老辭差的呈詞，帶到衙門去。見了堂官，果有其事，就把呈詞遞上去。自堂官起，無人不贊這璉司官是個孝子。那知卻是那位相夫內助韋氏夫人的激動、贊成。按下不表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又到相國的壽誕。自然賀客盈門，擺酒唱戲，不須重敘。老年人不禁勞碌，有些不精爽，遞了請假折子，賞了二十天假。限滿尚未痊癒，只好扶病出去當差。這日下朝晝寢，只見老太太扶著鴛鴦進來。賈相迎著請安，問老太太從那裡來？太君說：「我如今雖未成仙成佛，卻也無拘無束。因你病，我來看你。想我一生，只有你兄妹三人。敏姑娘中年去世，你哥哥也不久了。想你年近七旬，官居極品，子孫也都冠帶榮身，那福祿壽三字也算全了。雖然成隆重，這些年調和鼎鼐，國泰民安，也就是報了君恩。趁此時光，急流勇退。難道不記得《道德經》：『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。』」說完，站起身就走。賈相國牽住老太太的衣襟，再不放手，便從夢中哭醒。

周姨娘問：「老爺怎麼了？」賈相說：「你把太太請來。」原來王夫人就在外間坐著，連忙進來，就問：「怎麼了？」賈相便將夢中事說了一遍。王夫人聽了也傷起心來，只好勉強解勸：「想是那天聽了《邯鄲夢》，心裡惦著。」賈相說：「明日只好再告假。」又賞了一個月，便奏請開缺，天恩不准。三上辭表，方許予告，賞食全棒，並賞人參一斤，燕窩四匣，肉桂二斤，貂皮四十張。相國遞折謝恩。自此卻可以靜養。那知那些朝臣、皇親、國戚都來看視，仍是應接不暇。